石倉文稿

石倉文稿卷之四

閩中曹學佺著

大報恩寺修理藏經殿及貯經廊房疏

佛說十二部經其於警世覺民之道可謂至矣
太祖高皇帝之撥亂反正
太宗文皇帝之易危爲安雖值干戈倥偬制度
草創之時而其所以莊嚴梵典護持法門者又
何犁然具也夫慈悲之心顯密異教上下各乘
是於無同異中而有同異所謂虛空雖同不能

自同者也天縱之聖以權濟實得精忘粗是於
有同異中而無同異所謂森羅雖異不能自異
者也
主上聰明神聖在宥而理時製御藏頒布域中
無非纂承
祖宗福利黎元至意然有南藏在金陵大報恩
寺藏板爲
高皇帝詔刊而寺卽
文皇帝所建者也凡緇錫之流不能徑達於宸

聽而大內之賜不能徧及乎叢林者則有南藏以流行之豈非根本之區南北一體而方便之門遠近咸通者歟近者佛殿夂蕪經房漸壞寶月之相爲風雨所侵貝葉之文與蕁苔雜處者矣夫補偏救敝庶易爲功待廢而興實難爲力善人某等首捐貲費以爲倡率此一舉也衆善備焉夫殿宇者人身之服飾也經典者人身之心髓也而世界者則又人之所託以生者也吾人之享太平於世者二百有餘年矣亦豈偶然

哉
祖宗之仁澤旣深培之於前而
皇上之肆赦又累見之今日此其故可知也苟
能體好生之德而植福田率子來之義而相勸
輸則衆擎易舉一呼而集危者安之故者新之
將見佛之心髓流通於世永無壅閼之患而復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顧不美歟是則含哺鼓腹
之民歌帝力於何有而捨身爲法之衆報佛恩
於罔極者矣謹疏

中之一境也峨眉清涼及金陵之華山是稱鼎峙茲華山者復造樓以翼之樓四十八配願之數仍繪其像于堵壁間使人由有相以觀無相由有盡以觀無盡願願相因而往生不昧者也大師欲化同志淨業諸君子各領其一俾永久護法愚聞以法捨者得文章願無忘其始又聞進道須慧業文人願勇猛於終斯無負我大師之意矣

普德寺修西方殿疏

寺中無阿彌陀佛譬如家無主人何以歸命夫供養西方則必念佛念佛則必修行修行則必持戒此理明白不可以欺人今僧家稍聰慧而好上進往往亟於聽經聽經未幾年即爲講師受人禮拜夫自己之經律未明而欲以明人自已之禮佛不滿千百拜而即受千百人之拜世俗陋見以爲尊榮身心究竟罪責安歸愚謂出家之道宜念佛以修行修行以持戒戒生定定

生慧無言之蘊盡歸洞徹有言之迹自可貫通
間爲度世心切恐其禪種斷絶一切方便說法
而後可耳若法本無法則說無可說也愚每入
寺必問彌陀佛像獲謁我佛如遇主人旋繞其
下一則慚媿一則留戀此何以故盖我佛之目
以視人耳以聽人足立以待人手垂以接人或
其一念廻向以至念念廻向無不見督或其一
聲讃誦以至聲聲讃誦無不見入或在三日七
日以至臨終之頃决不爽信或在水火焚溺以

至羅刹鬼國決不憚煩如此發大誓願具真心

膽而我猶然滔滔如是弱喪而不知歸夫久不

歸矣而忽覩家之人爲樂也然歸非真歸則覩

又非真覩爲悲也我則頑愚而佛曰可度我則

負恩而佛曰可憐唯有慈悲不生嗔恚夫唯佛

愈慈悲而我愈慚愧也一番慚愧則一番留戀

也普德寺有金身接引像極其莊嚴是劉善人

獨力所造尤爲難事但其殿接三寶之後地應

少迫居彌勒之前理亦未安天日晴朗如行暗

室風雨時至併入檐楹霤以漸穿梁其或萎愚
一見而即觸諸懐三思而未宣之口茲者徐華
二道人聞有飯僧之緣欣來贊助欲立寺田之
碑以示悠長于是因與謀之盖接引爲一家之
主恐防崩隕彌勒是當來之佛九舛退居是宜
易地者也大殿既雄壯于外虚則通氣穿堂復
柴立于内合則兩傷是宜審勢者也他如諸天
之爲廊羅漢之爲壁天王之有殿鍾鼓之有樓
或修或剏皆可次第而行之矣抑又論之大凡

叢林建立之功不如興復興復之功不如修理
興復者古跡之得以不泯也修理者成功之保
于無壞也空中生有難而反易温故知新易而
反難皆由我相之未忘不肯因人而成事爲山
之功虧于一簣百里之行半于九十坐此患耳
愚願諸善信檀越普爲佛門作事勿生分别勿
避嫌疑則功唯從輕而果唯從重不勝秉懇切
告之至

普德寺禪堂飰僧疏

金陵都會之地精藍古刹不知其幾所與四方接衆者惟普德寺禪堂耳寺在聚寶門外雨花臺之麓松影蔭地澗聲度橋持鉢而來齋罷而散或出西番之國或朝南海之區或現莊嚴之相或示疾病之因種種不一色色俱存主僧紹元等皆悉誠心供養平等看承或設一餐或延信宿令其如意無有欠缺此雖自家之事而寔方便之門也但其寺田有限子粒維艱無米莫

之克炊匪薪曷以傳火香積微而討日為不足
鍾聲起而如雲以並歸況結夏之在兹盻有秋
而尚遠學佺官投散地願切勝緣門堪羅雀恒
招異姓之親蚊媿負山所望同心之助謹揚三
相普告十方何謂三相一日敬信相何謂敬脩
相世俗見諸比丘不耕不種而坐食乎粟人人
持戒而未必盡純不能無起疑慢之心日是不
然夫山海關津經佛過化便是清凉之境晨昏
課誦願世安寧無非報荅之恩且如延請達官

顯者上及王侯將相則有副客後車從者盈百其中只在一人能爲利益是故齋百比丘而遇一善知識齋百善知識而遇一佛亦復如是起敬起信勿復憎疑一日長久相何謂長久相世俗以今日所積欲備他日及至子孫亦可不貧何暇齋此朝來夕往之僧曰是不然夫夢幻泡影倏忽無常百歲福田千年收利起之者自我則無窮以下劫皆我起之之功續之者自我則無始以上劫皆我續之之力譬如唐宋義田尚

留至今而國初私廩則百無一在孰久孰暫是當自知一日無邊相何謂無邊相世俗謂一家以外即爲他人且如宗族尚不能遍何暇齊此東西南北之儈曰又不然夫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浮萍大海總是相逢此前定者即是夙世之因而相逢者豈屬無交之輩譬如人在家時獨立非難一旦作客則望人扶助孰遠孰近是當自知叅此三相發茲一心勿實氷炭之見勿堅鐵壁之面省一席之費可結一世之緣捐無益

之事便成無漏之因如斯報應衆見衆聞以是

莊嚴匪思匪議

水陸疏

夫世界之人不能虛空而立舟居爲水屋處爲陸而其所居處之地鬼神並行日用而不知也凡人之偶洩鬼神之祕鬼神自洩其秘罪莫大焉惟我佛可以超越之是故言之無忌而立教足以法佛至慈悲于世界無所不隨順而世界至嚴密則唯我佛之所圓轉而不敢違悖世界無佛則衆生苦甚非衆生苦乃鬼神自苦也試觀夫山魈夜啼水怪朝哭餓鬼吹烟毒龍雨臭

彼豈其得已而然者耶貪趣之類趣外有趣行魔之眷魔內成魔又豈其得已而不已者耶夫此不得已之心正我佛之所慈憫也自心清凉則世界清凉自心焦燥則世界焦燥惡風所過豈無漂沒之民巨石崩頽定有糜爛之輩若聽其憑凌則禍多福少非慈父之心也不設爲方便則怨親分別非長者之行也是故焰口之因起于慶喜尊者水陸之像傳于英公禪師世尊說法則光明遍十方之內梁皇製儀則靈異見

三拜之中前之所犳後來依焉苟非其人道不虗行故必有禪師之戒律而欽仰頂于平時有大衆之信心而感通疾于俄頃燈燭燚而冥府咸輝鍾磬動而嚴關畢啟彼夫相無盡而名有盡名無盡而類有盡此設像之法也貌雖異而心不異始雖異而究竟不異此推心之法也我則不食而爲彼食彼不得食而食我食此齋供之法也在我光中無不攝受在彼分內各得利益此呪品之法也夫世界猶家室也衆生子也

害衆生者賊也佛不覩之爲賊而覩之爲子衆生受苦子亦作賊賊若安樂賊亦吾子故人免饑寒而戶常夜開俗知禮義而路有歲遺之謂也夫各顯神通則盡皆內蠹一知廻向則盡皆外護是以忿恚胷羅則精衛之微欲填滄海皈依念切則鵬鳥之巨永棲佛頭如斯水陸之會不大爲方便之門者乎上人智全發心苦行募化圖像建立功果久屬予疏未有以應之玆遇五月之十三日爲關聖靈誕弟子學佺斸誠清

永明壽禪師舍利塔院疏

佛有舍利子禪師有堅固子其實一也舍利之光明攝乎十方瞻禮之者或有見或無見或如車輪或如粟豆不可勉強思議禪師戒定慧之純熟而後有堅固有堅固而後光明天下之理非至實者則不能爲虛空也永明壽禪師有舍利遍身鱗砌塔于赤巖在武林之大慈山歲久爲俗家所湮没其法嗣大壑積念十餘年近日始得之于慈湖上隨衆頂禮壑公謀別刱塔院

供養于宗鏡堂下卽禪師所著宗鏡錄處也愚聞禪師一日課行一百八事夜往別峰行道而其所著作宗鏡錄一百卷萬善同歸棲神安養賦等稱是他如詩偈賦詠凡千萬言且建六和塔以鎮江潮而手度弟子二千餘人以至外國冥司飛禽走獸罔不受其印記夫師雖大智慧大法力與庸衆異亦曷嘗有神運鬼設人所不可得而聞見者哉夫師之修西方矣而復標宗鏡著萬善矣而要訣一心心者無所不可爲而

不可以或住者也惟本一心而後有萬善萬善純熟自然堅固堅固不壞自然光明毋惑乎舍利之遍滿于身體也師一日而課百事鑿公十餘年只此一事予度其事之必成以願力正故又且不圖恢復于本山而因基趾于堂下予意禪師之必喜以本領得故予去禪師久竊企其言行每懷慚媿又與鑿公同歲月生而聞其志願亦甚詫之矣則安得不以讚歎之餘而力袪昏惰之習也

華頂僧募緣疏

余去年遊天台登華頂華頂爲天台最高處也有太白堂日在雲霧中五臺僧顚愚居之問其衣則一衲而已冬夏如是其食則取野草與麥麨和爲團日隨意食一枚或半及終日不食也晝夜端坐禪楊不寐亦罕出戸外自九月至三月皆雪封山夏秋間間有人到尚厭其煩欲徙去之住此若千年不識李太白爲何人也余假宿一宵時八月衣重裘齒擊不休強作懷青蓮

詩五更蓐食持炬出看日極雲物之奇此種種
事在予固爲豪舉快心平生所未有然不以勞
攘支節而見笑於師者無幾矣茲上人其者其
徒也予遊歸之明年四月上人適朝支提在予
郡北樓結夏相見喜甚郡諸友肄業北樓者尤
好事謀所以資之代製一疏冊屬予數言予謂
上人曰夫而師之不出門不分冬夏不受供養
布施此非巳解脫出世者而能之乎然僧家以
叅方爲精進以抄化爲忍辱而結冬結夏實緇

林一大事也支提固聖僧常游之地子必不虛往又得於北樓避暑而以堅諸公喜捨之心則上人之與閩蓋非一朝夕之故矣倘歸而質之師師或曰是固昔好游者之言也其勞攘支節猶故也

題廬山化藏疏後

去年冬月雪後王太古持是疏至屬予開函予問題幾何日須一百函因問費若干曰一函約六十分百倍之則六十金也予思僅當一年俸薪之數顧安所得此第姑作一百函予以一當百何如噫此時特戲論耳今年因室人暴殞眼看生死真如夢電始一心迴向為佛作事噫惟其以戲眼觀生死故自以正眼觀道也以道論則生死為輕以生死論則饑寒為輕而況仗此

俸薪則饑寒者久矣舍此俸薪又未必饑寒也但當斸不益之費省造業之因而耑注之于法事庶乎有濟今以俸薪喻一切則一切可知也以法事喻道則道又可知也予去年以戲承之而百無一就者今以正當之而始有同志之士樂爲之扶助予所願于諸君子勿如不肖去年之心而悔之無及悲憐不肖今日之心而恨其已晚則勸化易就而功果可成皆進道之一大機非不佞鈍根所可及也四月之八佛誕日書

鷲峰寺前脩路疏

龍江弘濟寺有守心禪師行菩薩行受人供養即供養人受人布施即布施人四方糧艘集于岍傍喜施之米日不匱絕師必簡其精上者以待四方之僧衆故人呼爲白米和尚云上人眞桂者其徒也余今年室人不祿延之誦經脩諸法事上人耆宿敬慎有加其箱中衣履遇僧不給任彼開取大有家風一旦請曰弟子任鷲峰寺門前之地雨則溢晴則陂竊欲剗而平之左

至于城右至於橋公其草一疏以將勸焉余歎善哉是言鷲峰余所常遊之地門前栁色殊勝白日生幽雨過增潤每一覽觀輙爲忘返不復知其徑路之傾危也金陵寺刹僧寮不知其凡幾但往往好通文雅而鄙戒律爲尋常此事外而忘內者也又精居處而視殿廡爲秦越此事內而忘外者也譬之于人垢其身體而粉諸頭面潔其衣服而立諸泥塗爲美觀乎爲受用乎桂上人之戒臘老而彌愼一切所有公之于人

絕無二者之弊矣余聞其師守心六十禮懺壁上紅光爲人受記瞽者復明此皆天王龍神護衛應令不偶而然今上人之有是舉將見歡喜者道路之輩讚歎者關梁之神旣以紹其師之教又以破僧俗之痴不爲衆善備也哉余故樂爲之言乙巳歲端陽日

顯靈菴疏

顯靈菴者昔時以之祀其神也今易爲菴矣而名不易也易之以上人志宣始上人在獅子窟苦行有年里中善士輩敦請住此始易爲菴自易菴之後而顯靈之神爲護法主牲祭者以齋素祝詛者以課誦矣昔廬山九天使者見夢玄宗立祠山下玄宗召司馬承禎具訪其事承禎奏曰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以主祭祠太上慮其妄有威福貽害生靈分命上眞監涖川嶽有

五嶽眞君焉又青城丈人爲五嶽之長灊山九天司命主九天生籍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籙彈糾萬神皆爲五嶽上司盖各置廟以齋食爲饗是歲五嶽三山各置廟焉由是觀之則知上帝好生之德而常寄諸清虛之神神武不殺之體而必本諸齋戒之心其有自矣今易祠爲菴神靈爲護法血食齋素祝訊課誦誠可謂開導自已作福人天者也上人又思溯直禪堂四方接衆延請善知識講諸經品則願愈弘而幽

明之助將愈衆矣予聞世尊說法如獅子吼聲音震動此一切眞實之心所發現不可勉強思議上人向在窟中住西風颯颯聞獅子吼時如何降伏其心則有法若無法有住若無住矣上人以予密邇屬予草疏因述其如此併示大衆一絫

五老峰方廣菴募疏

廬山之陽遊跡罕經開先歸宗二寺白鹿書院其平地耳上有五老峰焉頫首以招人屏風九疊則吐雲錦之異章流泉三級則陋瀑布為常流是闢雖聳闢而見所未見者也但其地多石少土千磴一亭故舊剎與新宮俱寂而遊情以倦足以衰矣月宮菴為無礙禪師始刱與峰相對而隔一溪焉溪傍有淨室性安上人居之戒律精嚴存心方便徒繁而教一客至則如歸導

游于雲霧之中寔勸善于津筏之表矣今年之春誅茅得地伽藍告夔山燈耀靈頁五峰以若扆臨鄱湖而如帶泉瀑所源蒼屏爲護土沃可蔬流清待汲固無俟于天女獻花而龍神助水者也石之則爲階爲廊材之則爲棟爲宇金與地而俱布香如雲而並積蓮花供佛永開而不落貝葉繙經若亂而更齊使夫讃佛者叅禪者而各事其事或宦遊或雲遊而共適其適顧不美歟但不佞之清靜禪悅在乎山水而上人之

因緣成事在乎四方豫章寔一大都會而吳楚
屬下上流也好道者身猶可捨而况于身以外
物喜施者一文無量而况于一文而上之處夫
木石不脛而走工匠一呼而集百年人境若有
待而開三生功果寔相資以成近與月菴梵聲
滙溪水以同流遠與東林淨教等鑪峰而並起
矣

義塚文

葢聞聖王之政掩骼爲上比化之膚入土爲安是故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暍人而天下懷孫叔敖埋蛇而相於楚迦葉佛掩猫而女獻爪惟有陰德故有陽報在物且然况於人乎金陵之都王氣之所鍾也南郊之外陽明之攸屬也但其土工之室火葬成風而行路之人涕泣如雨朝來出郭夜已厝薪送者歸家聲聞伐木祝融爲政冥漠倉皇習習紼車有同龎馬盈

盈旟旐何異燈蛾一絲不存匪王孫之祼也數里聞臭詎申生之改乎烈焰蔽空咸陽不足擬其慘飛灰似雪沙塞不足喻其繁雖生者無財不可爲說而死者有知曷堪斯痛夫其於卦離也豈宜火以濟火而爲時夏也烏可日甚一日是以驕陽用事而旱魃爲災究寃野哭而境邑匪寧其所關係曷淺鮮哉新安汪君伯讓者本其父之成法寔好行其德也因其子之讀書不可聞于隣也體此仁心闢爲義塚經營葬具土

兆畢存相度地宜燥濕斯避衣衾足以覆惡棺木免于親膚去焚身之危而爲速朽離火宅之苦而就清凉四大本空莫計先後重輕之等千家同穴何妨東西南北之人京兆開阡悵杏花于寒食北邙成隴咽松栢以凛秋無主無家望四時之薄祭不封不樹追上古之淳風庶乎道上髑髏不發莊生之憂舍隅失火可忘孝子之哀而孔車長者之名闡于當世魏顆結草之報收于他時矣

高座寺禪堂募田疏

佛言爲沙門者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愼不再矣然必有爲之適主者而後取之不匱也又云持鉢化飯以福施人然必有爲之輪轉者而後施之不竭也金陵有高座寺岡嶺相屬川流暎帶娑羅垂陰竹林遞景四方緇侶慕勝而來行則觀空可無實腹盖車馬喧闐羅綺駢溢之地梵鍾暮起則游跡漸稀矣而禪棲者之所集也王僧某謀之于予欲人化百錢數盈于

萬買爲子粒以待來者真可不擇貴賤不問豐
歉勸者平等聞者樂從在檀越之福田則生生
不息在比丘之施福則轉施無窮而我爲寄頓
之家營運之人而已遺教經云受人供養趣自
除惱無得多求壞其善心隋立舍利塔詔人布
施錢不得過十文上人之言與茲二指深爲脗
合予喜其方便書疏而歸之以告諸善信

靜海寺改易禪堂疏

靜海寺禪堂湫隘不堪且受溢于壕水某上人者易其地則枕盧龍之臂而接儀鳳之翼也門徑透迤堂皇開豁前表椅桐後深林竹緇徒勝侶可居可游建華嚴樓則邐棟城陰築潮音閣則庋木石上向之湫隘者爲藝壔而波光寓目成勝匪患矣寺在門外而河之干或城郭已辭而呼舟未集或浮杯乍息而投林漸晚最爲十方之所資也諸善信焉可無助

鷲峰寺募田疏

予每過鷲峰必遇名德如格公之禪思崕公之戒律凡公之行願皆以勤修爲事者茲復聞有雲棲上人朝昬課誦焰口施食普濟幽冥予嘉風期欲就之而未能也凡公耆宿不自暇逸欲平等勸施充田常住以待十方夫鷲峰禪窟也予不欲老和尚有未了之事因代疏

募修靜海寺疏

予今年在靜海寺建水陸大會延請高僧拜懺施食普度幽冥中元之夜月色臨壇天清翳滅忽現毫光雲作幾重色分五采一時見者無不歎異雖涓滴之恍未遠升格固亦人天欣喜我佛垂慈云爾于是住持某有所觀感而善士鮑君等誓竭心力募化修造欲使傾頹之勢盡易而輝煌漏濕之虞不干于寶相甚盛舉也予謂在家之人誠能内破慳心外盡己力是謂真善

信譬如新充員役必效尺寸出家之人不持淨戒一切功德皆不得生譬如舟中無柁其何以行必須白黒共勉大事可成護法神衆寔聞斯言

石頭菴募米疏

石頭菴有竹盈畝有水半溪有高人韻士來往愚公日坐竹林澗水急則響緩則文與高人韻士䏂聽無窮亹亹酬酢不勌而後樂可知也假令犁竹徑爲田以水灌之易高人韻士而爲庸俗有金錢之人來往則師所不樂也夫使師自樂其中揮麈談道學人數百而不苦于乏絕則其徒之事也其徒某有威儀法可以勸緣者

密印上人焦山叅禪疏

夫山在水中浮而不浮也舟行水上過而不過也雪落洞口鐘鳴巖際若無聲之聲無色之色也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夫不住於有不住於無無無處非心心未嘗住以無住故常生不滅于山水寂莫之間而遇風帆瞬息之頃心在何處境在何處叅學者是第一着也夫心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則有以饋資上人使之明心見性者其福田何如

九華飯僧疏

釋迦大師出貞擎聖率以二嚴之果而悟羣有之機一則依正供人是為財施所以嚴報化也一則言教化他是爲法施所以嚴覺身也唯玅藴開明斯萬物我造該性分以並應統沙界于無窮矣是故尊特示慈隨緣庶類光演圓音鼓宣至教空古今于塔内融小大于毫端或捋海求珠而充其博施或毀形代鴿而全其好生設非覺地之靈通何以法食于平等若夫頻飯而

生天界七錢而感輪王者安可同日語也九華淨域江左名區奇峰標水上之芙蓉疊嶂吐雲端之枝葉高賢大德在昔棲眞問道叅方于茲憩息上人某者感祇氏之園驟經刧火覩毘那之鉢莫湧姝羞乃持福以施人必須平等但鳴鐘而設食不問可中齋僧十萬八千豈無羅漢化衆男女長幼盡是給孤夫苾蒭雖審出世之因不延噍類奚以鴻漸玄途蒲塞未離火宅之苦匪植福田胡謂持明自性惟一志乞食之懷

立見精進于至道作破慳囊之念佇看解脫于塵勞是知會六度于三垓斯標虛空之日月普大慈爲四攝永固法界于金湯矣謹綴數言以當三歎

阿育王寺廣禪師塔銘

嘗觀諸佛菩薩度生之門雖廣要而言之不逾形聲而已聲即語言文字量屬比形即相好神變量屬現現量爲教必值佛身若毘盧現尊特之相放依正諸光而藥王舍身然臂令無量衆生咸入法界而悟實相者此身教之爲益也萬曆己亥歲梁谿廣禪師來四明阿育王寺感釋迦現尊相於舍利光中乃誓焚身以報佛恩四月之日塗油冑薪趺跏而坐足下火起口中念

佛炎炎至腰其體似敵衆人舉火爲助師微止之俄而頂光現佛面目指臂皆作黃金色觀者萬人讚歎希有夫地水火風本性圓融內外人我封執不散良足悲也然一艾灸體肩額慼洮一蚊蟠膚通宵不寐又豈易言也惟師初以現量而感眞光尋以現行而捐幻質使明本性之外無別淨土火宅之內卽是蓮花而閒提撥無猶知皈信學人婆塞益堅道心則其身教之爲益也不旣大耶越乙巳歲九月家大人往朝落

迦因得瞻仰捐貲作塔葬師遺體屬予小子銘焉師之行跡屠緯眞自有傳銘曰

迥出塵籠　撥草瞻風　禪棲安養

道播性宗　臨崖虎伏　說戒神恭

陰霾遠闢　慧日孤紅　葦分寒浪

頂禮無上　舍利流輝　法身挺相

深慨慈恩　預期火葬　淨侶躬欽

闡提魄喪　薪高佛跡　煙生師膝

形巍嶽峙　頂光青色　玅臂盤旋

眞容顯赫　緇白耆艾　讚歎悲泣
獅子頻呻　野狐回席　四大無性
一心清淨　達本忘情　履邪斯正
夢識初惺　覺圓頓證　稽首吾師
僧中之聖

廬山金竹坪閱藏疏

廬山金竹坪一宗上人叅學雲棲有年茲聞其本山請有龍藏因起歸山之志雲棲大師意甚難之葢上人入小淨室脩不語戒預此選者未可多得也因發願鈔化以爲繙閱之資不肖聞之敬歎善哉是言憶在金陵過諸大寺俱有藏經但束之高閣不見天日久則蠹壞夫爲
內賜則負
主上之德意爲募化則負信善之福田其斬罪

過何可勝言不肖去年造此藏完送入舟時謂
雙林上人曰俗之事終師之事始也今一宗問
路于余請從錢塘始矣

秀公住山疏

予數年飄泊江湖甚知貧士風味頃金陵二客來相依虎林蕭如也一日社衲秀公至述其近況不勝索莫之感予所居湖上遂成貧里夫在家之人易生不足不足生于多累此相因之理也況余與客又皆留連光景一無所用落落自宜而秀公一宿一餐之外空諸所有初出家時深心猛力刺血書華嚴尊經一部而間或作詩則諸體悉備即老于詞家者不敢望焉以此爲

王弇州諸公所稱讚亦大章赫矣乃今猶然買
山無資衣食不給則不知出世當用何法也秀
公暫栖卞山白雀寺與松公相依予喜得所主
而秀公自今息心安禪不與世人交接諸有爲
法一切斷絕夫一念生則一法生一念滅則一
法滅豈自外致也哉予辛丑長至習靜旋即別
去數年夢寐此山秀公後予一日遊而先予一
日居信乎凡事在僧家爲易了也予向發願開
館讀書遊遍宇內名勝而後入山今此念漸減

但隨緣而已夫以在家不易了之事而世緣又
何時盡余與客當以秀公爲善知識矣